

宽窄巷

宽窄切有度·都市慢生活



古道明珠

茶马古道

绵延3000多公里、持续1300多年的川藏茶马古道上，除了艰辛跋涉过一队队背夫、马夫、轿夫，还有不可忽略的“长衫客”。

他们常年往返古道，世代在古道边开店，是古道生意人和开拓者；他们是背夫的雇主，是背夫的保障，给了背夫前行的能量——从这个角度来说，他们是背夫的“衣食父母”。

在背夫壮举的耀眼光环下，他们往往又是容易被忽视的一群人，茶马古道上关于他们的故事并不多，个别“长衫客”还因为略有薄产受到批斗。幸运的是，在川藏茶马古道起点雅安，近十年活跃着一群“茶马古道迷”，他们在搜集茶马古道传奇的同时，也记录下“长衫客”的经商之路。

63岁的李锡东，汉源县农机局退休职工，热心的“茶马古道迷”之一。作为背夫后人，自2002年第一次踏上茶马古道开始，李锡东先后翻山越岭寻访了二三十位老背夫、生意人、开店者。如今，受访者都已作古，但小掌柜游五洲、古道布商郝锡刚、大相岭么店主陈多荣等人的故事保留下来。



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新资讯

人行之初

策经茶马古道——安靖大通桥段。



A/背夫太苦 做生意尝甜头

茶马古道的交易从茶开始，但到后期，并不限于茶和毛、羊皮、药材、矿产、布匹、锦缎、五金、百货等都加入进来。随着古道贸易的兴起，大量的民间商人也加入其中，1913年出生于汉源县九襄镇的游洪富就是其中之一。

游洪富又叫游五洲。1932年，19岁的游五洲和当地同龄人一样，开始学着从汉源背东西到策经。第一天歇羊圈门，第二天住木沟岩，第三天到策经，背些草鞋、芝麻、花生，挣的钱勉强够糊口。游五洲的爷爷曾经做过生意，他从小听爷爷讲：“三月先做黄峰，四月再做黄岑，五六月做胡伦，胡伦亏了本，按到花椒整，拿给花椒咬一口，三年都没害口（痊愈）。”

后来，又有亲戚告诉游五洲，“做生意，比当背夫好挣钱。”于是，游五洲开始学做生意。刚开始两趟，因为门路不熟，东西卖不脱，没钱吃饭歇店，做的亏本买卖。后来，在熟人的带动下，到雅安以花生换火柴，运回老家变成钱。细算账，确实比当背夫划算。尝到甜头后，游五洲有了信心，慢慢了解行情，学会进货销货，渐渐入了门。

B/继承家业 大相岭开么店

川藏茶马古道上，“大路”沿途有脚店、客店，脚店主要用来宿骡马，客店用来歇过路客，“小路”因为骡马难行，一般只有客店，少有脚店。客店又分等级，达官贵人住官店，生意人住旅店，背夫住么店。其中，官店一般设在县城，相当于现在的宾馆，旅店一般设在大场镇，相当于现在的招待所，么店因地制宜设置，住宿条件最差。

2004年9月，当时87岁的陈多荣，曾向李锡东回忆在大相岭草鞋坪开么店的往事。陈多荣家从祖辈开始在草鞋坪开店，共有4间房，每间都是用石头垒起约两米高做墙，中间立上一根木头柱子，就地取材砍树木搭成屋顶，盖上茅草。平墙处，放些木杆、丢些竹板，上面放些杂物避风，屋后留个斗大的小窗，屋前开一扇竹板门。

陈家的店坐北向南。以“一”字形沿草鞋坪布置，因为坐落在大相岭坡后，背风暖和。一头是伙房和店主的歇房，另一头两间宽屋，搬上几块石头，放上几根木柴，上面铺上竹板子，再放些谷草，丢上几床草席，就是背夫歇身之地。陈多荣从记事开始，就帮助大人们烧火、喂狗，长大后便理所当然继承了家业。

C/上门女婿 继承岳父家业

尽管背夫是最艰辛的职业，但为了活下去，大家别无选择。其中，兄弟背夫、父子背夫、姐妹背夫、夫妻背夫也不少见。甚至有哺乳期的母亲，把襁褓中的孩子绑在胸前，背上还要背10余个茶包，打拐歇气的时候顺便给孩子喂奶。还有十三四岁的背夫，因为力气小，背得少挣得少，通常被称为“小老么”。

汉源县原丰厚乡的周茂宣，就是一名“小老么”。14岁的时候，周茂宣背东西到康定，在龙巴堡歇店时，老板娘见小老么勤快、忠厚老实，便将他留下当长工，帮助收拾店铺，干些力气活。老板娘家有一个与他岁数差不多的闺女，闺女与他以兄妹相称。时间一长，老板与老板娘商量，何不把这小老么与闺女撮合在一起，一则闺女有依靠，二则还可继承家业。

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周茂宣也爽快地同意了。店老板择个吉日，便把两人的婚事办了。从此，周茂宣便从小伙计，变成了小掌柜，巴心巴肝发家致富。后来，他家从龙巴堡迁到康定城，在下桥峰窝街租了一间铺面，经营起清油、烧酒、纸烟生意。铺里还有房间，平时能歇上几个生意人，渐渐成为汉源“长衫客”在康定的落脚点。

茶马古道上的老板们 那些夹缝中生存的



茶马古道上的凤仪驿站。

经营之道

策经新添古镇，曾经是茶马古道的驿站，如今的人们过着悠闲的生活。



A/为学算账 苦背珠算口诀

1936年，游五洲和人合作，通过清嘉道贩盐，乐山买来卖到汉源的商家，再由下家发到康定。在此过程中，游五洲结识了几名西县的生意人，看到他们用算盘算账非常羡慕。而他只能在地上摆石子毛算，速度赶不上，只能让对方算。回家后，游五洲便请教伯伯游策安，珠算口诀是怎么回事。

伯伯耐心教，游五洲发奋练，边拨珠子边记口诀，游五洲终于学会了加减乘除运算，通过了生意场上的又一道难关。事成之后，游五洲便单独到乐山进货，请背夫运到越西或汉源，比之前获利更为丰厚。有一次，他发了1000多斤盐到汉源，3个越西客人一下就买完了，取得了第一次成功的喜悦，也算是攒下“第一桶金”。

由于盐价容易波动、风险太大，游五洲后来放弃了贩盐，和么爸游学安全合伙，做起了油、米生意。么爸在汉源发货，游五洲在康定售卖，一个月结一次账。1937年农历二月刚开头，游五洲押着一批货翻越岭到了康定，凭发单验收入库后，他身穿长衫子，脚穿布鞋子，别起笔杆子，当起小掌柜。由于他聪明能干，善于交际，吃苦耐劳，账目现金一清二楚，生意一直顺风顺水。

B/良心开店 价廉物美取胜

和聪明的游五洲相比，因为客户群体的不同，陈多荣家经营么店则更注重价廉物美。在大相岭上开店，每天望着南来北往的客人，像骆驼一样艰难地走来，目送他们渐渐地离去。为了招揽生意，陈多荣的母亲亲在傍晚时分，总会站在门口吆喝着：“歇店，歇店了”。



策经新添古镇。

在陈家店前有一圈矮墙，歇店的背夫会把背夹子卸到矮墙上。每当这时，老母亲都会热情地上去帮忙。放下背夹子，背夫们简单吃点食物，再用热水烫一下脚，便和衣往地铺上一躺。这时，陈多荣一家抱出一捆棉被，从屋这边滚到另一边，将背夫们的身体盖着就是一夜。冬天气候严寒时，陈多荣一家就为大伙烧柴取暖，不过由于房屋破旧四面漏风，往往是“前面烤得焦，后面冷水浇”。

每天天刚亮，陈多荣的父亲就会上山打柴，偶尔还会攀岩过涧采些草药。因为当时缺医少药，过山的穷苦背夫、轿夫有点腹泻或脑病的毛病，只能用一些草药按土办法进行治疗。陈家除了提供热水、住宿、医药，还每天供应糖包子、烫稀饭。背夫们掏出一文钱，陈多荣的母亲便会盛上一碗稀饭，或是递过去两个糖包子，由于价廉物美，生意一直不错。

C/军阀撑腰 兵痞都惹不起

1946年，23岁的汉源九襄人郝锡刚，从布匹生意入手成了清溪古城一名生意人。几年摸爬滚打下来，他渐渐找到生意门道，眼光始终瞄准市场，清溪缺什么他就倒腾什么。民国时期，各地军阀混战，地方势力猖獗，他又悟出一个道理：要在一个地方站稳脚跟，必须有个靠山，大树底下才好乘凉。

在郝锡刚的钻营下，机会很快来了。有一天，军方的人跟他说，大队长有成都布匹需要出手，如果愿意可以合作。郝锡刚心想，有大队长扎起，做生意就好办了。在他的努力下，双方达成一致，用六担米换一件布。同时，郝锡刚从大队长那里开了一张条子：“兹郝先生为大队长效劳，开布摊一处”。有了大队长保驾护航，郝锡刚生意平稳。

不久后的一天，一个兵痞来买了一板布，付了一个银元。隔了一会儿，兵痞回到摊前，说布不好，要退钱。郝锡刚将银元退还后，对方接过找茬：“好你个郝掌柜，我原来给你一个亮银元，你却退我一个暗银元。”说着，兵痞便要推摊子。此事很快惊动了大队长，派两个兵把那个兵痞抓去，狠狠教训了一顿，并威胁：“滚出大相岭。如果再出现，立即叫你消失！”此事之后，郝锡刚生意越发顺利。

没落之路

A/利润太低 经营难以为继

在大相岭的众多么店中，陈多荣家的店因为服务周到、价格低廉，在背夫中拥有较好的口碑。但也正是因为价格太低，陈多荣一家没赚到什么钱。首先，陈家是鸡毛小店，只有两间房可供住宿，最多能容纳20来名背夫，每人每晚收费两角，对“小老么”还免住宿费。其次，卖的糖包子、烫稀饭、韭菜子都很便宜，韭菜子才5分钱一碗，毫无利润可言。

尽管价格低廉，勤俭的背夫们也不会尽情享用。许多背夫是自己带着玉米馍馍，用店里的锅灶加热，顶多买上一碗韭菜汤。还有些背夫，尽管已经快到傍晚，经过陈家么店的时候，仍然想要继续赶路，原地打拐打个尖，喝上一碗烫稀饭，吃上两个糖包子，填填肚子又往前走，并不留下来住宿。

如此一来，尽管几代人尽心竭力经营，陈家么店到后来也难以维持。加上垭口海拔2950米的草鞋坪自然条件太过恶劣，冬季早上起来手脚甚至会被冻得不听使唤，陈家有好些孩子因为缺医少药在此过早夭折。

1954年，川藏公路通车后，茶马古道上生意越发冷落。陈多荣一家也搬到山下清溪镇的羊圈门生活。

B/社会动荡 钞票沦为废纸

民国后期，不时传来战争的消息，各行各业生意越发萧条，物价飞涨。此时，郝锡刚的200斤清油也卖不出去，只好用以物易物的方式，在康定换了20条香烟。返回汉源途中，郝锡刚和七八个背药材的背夫同行。因为担心兵匪抢香烟，郝锡刚请背夫们帮忙，将香烟分别藏于药材之中，最终顺利通过沿途关卡。

回到汉源清溪后，郝锡刚把香烟换成了雪茄、布匹和白糖。最后，又把这些东西全部出手，换了差不多一背壳关金券。1948年8月，他买一把剃头刀，就花去了36万元。更糟糕的还在后面。紧接着，汉源、雅安、康定拒绝使用关金券，郝锡刚辛辛苦苦的倒腾眼看就要成为废纸。他四处打听，听说策经还在用，于是决定铤而走险。

1949年初，古道沿途秩序混乱，到处都是兵抢的人。为了安全，郝锡刚借了一身策经本地人的着装穿上，头戴斗篷、肩背背篋，将关金券放入背篋，上面再盖上一层布，脚蹬草鞋上了路。果然，遇到兵匪，见是本地人，便放过了他。进策经城后，郝锡刚用关金券买了50斤盐、10斤黄烟。第二天，又走了100里路，连夜赶回汉源清溪，以1斤盐换3升玉米，50斤盐换450斤玉米，再以玉米换了银元。

C/土匪横行 么店屡次被抢

“伏龙寺何家烟馆喝口茶。过了何家烟馆很害怕，怕浑身绑在树桩上，全身脱得光又黑……”

伏龙寺位于海拔2500米的飞越岭东麓，距垭口有2.5公里路程，山路崎岖地势陡峭，每个台阶高度都在30厘米以上，是茶马古道上最难走的一段。棒客土匪时常躲藏在此，趁背夫、挑子客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之机趁火打劫。

同样，处于大相岭垭口附近的陈家么店，也时常成为土匪棒客的光顾之地。清溪县专门派出保安团，在大相岭上收费保哨。由于官匪勾结，只要瞄准官兵不在，土匪们便从两边的山梁上冲下来，窜进店子什么都抢，被抢者还不敢出声，如果看他们一眼，轻者挨一刀，重者掉脑袋。

将店子洗劫一空后，土匪便逃之夭夭。风仪堡的包二娘、黑风岗的罗老大，是当时让人闻风丧胆的土匪，专抢黄烟等值钱财物。陈多荣家的么店曾多次被抢，这也是祖辈经营多年后，陈家么店最终没落的原因之一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该处匪患仍然严重，解放军奉命在此设伏，土匪出现即被击毙或活捉，几次打击后，古道治安逐渐好转。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丁伟 绘图 罗乐